「赤道，代表著跑道上的顏色，不論世界的哪一處，紅色的跑道，都是我的好朋友……赤代表紅色，象徵著我十多年來，有血有汗的訓練及比賽，還有努力的過程。赤道，那熾熱的溫度，好比我對待跑步的熱情如火。」

蘇樺偉

文靜飛人的赤紅熱血

出生不久便證實患上黃疸病，因腦部受損而令動作協調能力失常，4歲才可走第一步路，但憑著驚人的意志及一腔熱血，蘇樺偉於赤紅的跑道上，爆發出令世界驚異的神采，創造了傳奇。6面殘奧金牌得主、世界紀錄保持者、香港傑出運動員、十大傑出青年……蘇樺偉已集萬千榮譽於一身，但田徑場外，他仍是那個笑容可掬的文靜小子。

文：何勁聰　圖：ActionHouse提供



乖仔乖孫出書，(左起)蘇媽媽、嫲嫲及蘇爸爸當然捧場。(何勁聰攝)

至今28年的人生，有起有伏，有驚有喜，當中的奮鬥史更是引人入勝，蘇樺偉的經理人公司，近日為他推出了自傳《赤道上的金牌》。新書發布會當日，會場內人頭湧湧，發布會尚未展開，已有不少人找蘇樺偉合照及簽名，其fans老、中、青以至小朋友都有，絕對是「一網打盡」。蘇樺偉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來到捧場，蘇媽媽、嫲嫲、治療師盧景鴻、老友伍智豪及教練之一的蔡喜達均是座上客，蘇爸爸更穿梭人群中，以攝錄機拍下整個發布會的過程。在這個值得欣喜的日子，蘇樺偉一直笑容滿面，但光榮背後的艱辛，他沒有忘記。

拋棄幼兒論

證實患上黃疸病，身體痙攣，蘇樺偉在廣州出生後不久，主診醫生竟提議其父母放棄他。談到當年醫生的「拋棄幼兒論」，蘇樺偉說：「父母還是要了我這個兒子。這樣做當然是對的，因為始終是生命。」升上小學，蘇樺偉開始顯現跑步的天份，在運動會上所向披靡，但獲得賞識而展開正式的運動員訓練後，他才明白自己要學的還有很多很多，「最初的訓練是最難的。當時我甚麼都不懂，甚至可以說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甚麼，一個基本的動作也要練很久。」

對跑步的熱情，令蘇樺偉捱過一關又一關，有血有汗的艱辛訓練，亦終於帶來了豐收，但即使現在已貴為金牌得主及知名運動員，他仍十分重視訓練，出街玩樂的時間不得不犧牲，「我有時也會悶，想出街看戲。但在街上走得多，真的會累。如翌日要訓練，我還是會多點休息。」



蘇樺偉在發布會當日忙得團團轉，但仍是笑容不缺。(何勁聰攝)



除了多面殘奧金牌之外，蘇樺偉亦獲得多項個人榮譽。



劉德華是蘇樺偉的老闆，亦是其好朋友。



家人及親朋戚友的支持，是蘇樺偉的最大推動力。



小時的蘇樺偉和一般小朋友一樣，愛到公園玩耍。



另一面獎牌，另一次為港爭光。

最難忘劉德華

自96年阿特蘭大殘奧起，蘇樺偉的頸項上掛起一面又一面金牌，問到征戰多年最難忘的事，他答道：「北京。」是北京殘奧那塊盡吐烏氣的200米金牌嗎？不，是劉德華的突然出現。仍在劉德華歌迷會「華仔天地」工作的他續道：「在100米決賽，我只得銅牌，我很失望，很不開心。但我在終點，竟看見了華仔。那是禁區，應該只有運動員及裁判才可進內，但我竟在那裡看見了華仔。」劉德華即時鼓勵了他，加上其後與父母見面後重拾信心，蘇樺偉終在鳥巢運動場9萬名觀眾見證下，摘走了200米金牌。

那一面金牌，無疑令蘇樺偉走上另一個高峰，治療師盧景鴻稱：「訓練還訓練，比賽始終不同，那是很不簡單的事。(在北京)面對那麼多觀眾，壓力當然很大，他的意志力真的很強。」在100米的失利，亦令蘇樺偉多了句座右銘，「從失敗中學習。失敗了，不應放棄，要更加努力。」

品格不變

蘇樺偉在運動場上威風八面，但脫下跑鞋的他，是個文靜的傢伙，喜歡看漫畫(愛看《多拉A夢》、《龍珠》及《海賊王》)、小說及上網，蘇媽媽說他靜得「在家卻好像不在家」。

運動場上的成功，沒有沖昏了蘇樺偉的頭腦，他說在阿特蘭大雖奪得金牌，但亦帶來一個很大的啟示，「這個世界真的很多厲害的人。我奪得了金牌，但未必是世界第一，亦不可肯定自己跑得最快。」蘇媽媽為乖仔感到的驕傲，除了輝煌的戰績外，還有其不變的品格，「他真的很純，很簡單。他不會因為奪得很多金牌就牙擦擦，這一方面，我亦要跟他學習。」



(Derek Que攝)

弱聽的誤會

多年來獲得的榮耀、傳媒的報道加上早前拍下的信用卡及礦泉水廣告，令蘇樺偉的曝光率愈來愈高，走在街上可說無人不曉，但他坦言對途人的目光仍感到有點不自然。這種不自然，源於一些小誤會。事緣有一次在會展，有人認得他並輕喚其名字，但由於有弱聽問題，他聽不到，結果換來「原來蘇樺偉咁冇禮貌」的冤枉。在此奉勸一句，如碰見蘇樺偉，不妨大聲點叫他，甚至向他揮手，這位平和小子必會向你報以燦爛一笑。

《赤道上的金牌》CHAPTER 1

1.1 我不是天生跑手

1981年10月6日，我在廣州出世。

剛到這世界還不到24小時，醫生便發現我跟一般嬰孩不同，不是IQ特別高，而是全身發黃。他們斷定這是黃疸病。雖然醫生盡力搶救，但黃疸還是走到腦裡，導致腦部受損，引發肌肉張力及動作協調能力失常。簡單來說，就是痙攣。

初為人母的媽媽，當初聽到我吼吼落地時笑逐顏開，還讚我「青靚白淨、官仔骨骨」。可是我只「青靚白淨」了一天，到現在也沒有再聽過這讓人難為情的稱讚。

主診醫生對兩老的建議居然是：救回來也沒用，與其養大一個殘廢的兒子，還不如趁年青再生另一個健康正常的。面對那醫生不堪入耳的「拋棄幼兒論」，令爸爸霎時間不懂如何反應，更令媽媽終日以淚洗臉。她至今仍有「淚水輕易湧出」的後遺症。

在香港的嫲嫲接到我的消息，雖然極度傷心，但她沒考慮甚麼便叮囑爸媽一定要把我留下，因為她不想殺死自己的孫子！

我留下來了，但病情卻沒有穩定下來。要戰勝那「病魔」痙攣，我每天需要服用「人體血清白蛋白」才能穩著病情。這種藥是受入境限制的(每次只能帶一瓶)，在當時醫療落後的廣州供應也不多，即使花錢也很難買到。剛好我的護士舅母知道她一位在廣州的朋友有一瓶，便立即花錢買下，為我保命。

之後，嫲嫲在香港大量購入藥物，再讓爸爸在香港的兄弟姊妹一瓶又一瓶地帶到廣州的醫院給我服用。80年代初，一瓶「人體血清白蛋白」便賣300港元，等於一般人三天的薪金。這裡我要多謝嫲嫲當時堅持一力承擔費用。

終於，我的病情穩定下來。但我的殘障未來也成為事實，爸媽也要學習面對、照顧一個不完全的我。但大概誰也沒想到，28年前不是天生跑手還差點一命嗚呼的我，28年後居然在跑道上創下一項又一項的世界紀錄，在赤道上拿下一面又一面的殘奧金牌。

1.2 私家保「母」

我的媽媽——蘇韓小貞，也是在廣州土生土長。她在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爸爸，結婚後，便有了我。對於他們二人的相識，我只知道這麼多。再聽到的，就是我出生後的故事。

待我的病情穩定後，爸爸便著手申請媽媽和我到香港生活。在廣州等著去香港的雨年，全由媽媽一個人照顧我。初為人母，單是學習照顧孩子已經很難，那照顧一個有殘障的孩子，更是難上加難。

兩歲時，媽媽和我終於來到香港跟爸爸團聚。本來嫲嫲希望我們住在一起，方便照應。但媽媽擔心因為照顧我而影響婆媳關係，所以我們一家三口搬到了深水埗的板間房居住。

到了香港以後，為了穩定病情，我還是經常進出醫院接受打針之苦，但再苦也不及爸媽苦。當油漆工人的爸爸每天早出晚歸地工作，而照顧我起居生活的擔子，則由媽媽一力扛起。

一般孩子的媽媽，看顧著喜歡熟睡的嬰兒，可能是一件相對輕鬆的差事。但我媽媽卻沒有這種福份，因為我喜歡睡「蚊滋覺」，每一、兩個小時就會醒來，沒有給她太多喘息的機會。我一睡著，媽媽就趁機會下樓買菜準備晚飯。她動作很快，速去速回，生怕我睡醒後吼吼大叫，影響一起分租單位的其他五戶人家。

0至3歲是我病情最不穩定的時候，也是媽媽最難過的日子。每次跟媽媽談她對我的成長記憶，也只集中在三、四歲之間，大概因為那時我才第一次學會叫「媽媽」。但這一聲愛的呼喚已經蓋過那些不堪回首的經歷。

聆聽今我變得口齒不清，媽媽便成為我的最佳聆聽者。我那表達上的困難，經常讓人有「又靜又乖」的錯覺。漸漸地，耐心聆聽我說話的人就只剩下媽媽一個。多年來，她充當我的翻譯人員。我說得不完整的，她會為我解釋，我沒說出來的，她也可以正確地表達我的意思。

小時候，我經常被投以奇怪的目光。

因為痙攣的關係，我以前經常不自覺地流口水，這也為我招來不友善的目光。這時，媽媽便會瞪大雙眼作回應，像是不容許別人無知的舉動傷害我般。現在，眾人的目光卻令媽媽感到光榮呢！

也因為痙攣，走路也成為一項大挑戰。我4歲左右才踏出第一步，在那之前，媽媽就充當了我的腿，整天抱我及背我，怕我不能走動而感到悶悶不樂。媽媽也沒想到，當時路也不會走的孩子，將來可以在跑道上馳騁。

書展簽名會

本月25日(下星期六)，蘇樺偉將於香港書展會場舉行個人簽名會，如欲一睹其風采，就不要錯過了！



節錄自《赤道上的金牌》